

电 影 文 学 剧 本

十月风云

雁 翼

SBV26/10

SHIYUE DI FENGYUN

电影文学剧本

十月的风云

雁 翼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七年·成都

电影文学剧本
十月 的风 云

雁 翼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2.5 插页 1 字数 54 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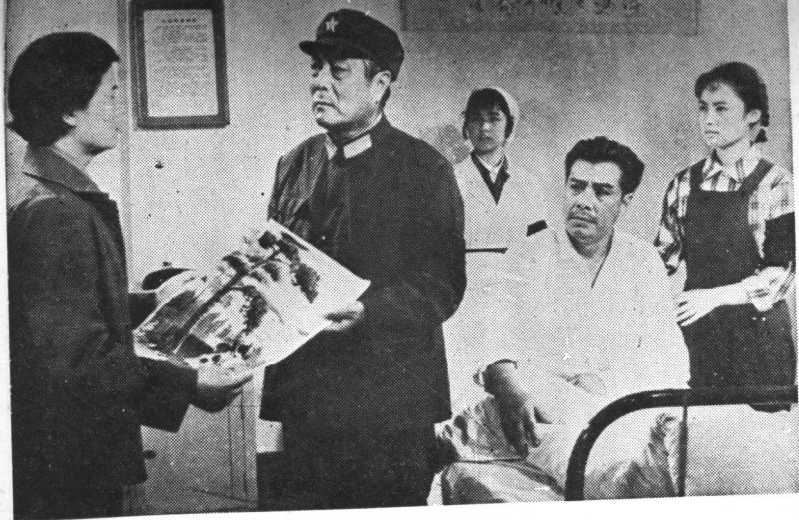
1977年11月第一版 1977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10118·93 定价: 0.19元

毛主席刚刚逝世不久，「四害」横行，乌云翻滚。军区政委徐健到北京开会之前，到医院来探望他的老战友何凡，他拿着何凡的草鞋，意味深长地说：「要准备继续长征……。」



高珊发现张琳有一张准备夺权后的「主政」名单，其中有徐健、何凡的名字，她急忙来到徐健家里，告诉了顾大姐和王华。



何凡受伤住院，王华把小徐牺牲的消息告诉徐健，徐健接过儿子的画稿，强忍内心的悲痛说：“他没有辜负党的培养。”



我们党胜利了！无产阶级胜利了！人民胜利了！我人民解放军、公安战士、民兵奉上级命令，扣押了「四人帮」的特派员张琳。

主 要 人 物

- 何 凡 五十五、六岁，某机械厂党委书记。
- 徐 健 六十多岁，省委书记，军区第一政委。
- 高 珊 女，三十岁左右，党委委员，厂革委副主任。
- 赵 纯 六十岁，党委副书记，厂革委会主任。
- 王 华 女，四十五岁，何凡之妻，某剧院编剧。
- 何 燕 女，二十岁，工人，何凡之女。
- 钟志远 五十二、三岁，老工人。
- 徐学松 二十四岁，司机，徐健之子。
- 顾大姐 六十岁，徐健之妻。
-
- 张 琳 女，冒名记者，三十多岁，王洪文的特派员。
- 马 冲 四十多岁，省委常委，市委工业书记。
- 唐 虎 四十来岁，某市民兵指挥部副指挥长。
- 李 久 五十岁，司机。

秋季的一天，早晨，满天的朝霞，似一张张红色的征帆。

几只云雀，象几朵黑色的花，从红云里飞来，落在高大粗壮的老枣树上，吃惊地俯望着什么。

一束束红如火、黄似金、紫如血的龙头菊花，伴着一棵棵老铁树。树上、花间，还残存着白的纸条、纸花。大地仍处在沉痛的哀思之中……

雪白的墙壁上，有一条大标语：“化悲痛为力量，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！”

《我们宣誓》的歌声起，那歌声浓重而深沉，仿佛是用鼻音哼出来的：

强忍住两眶热泪，
难忍住满腹悲痛。
我们举手宣誓，
把毛主席遗志继承。
为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，
进行坚决的斗争！
跟着党中央，
跟着华国锋。

——《我们宣誓》之一

歌声中，花间草坪上，有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同志。他白衬衣外面套一件黑毛线衣，正艰难而顽强地练习着迈步，红红的脸上滚动着豆大的汗珠。他名叫何凡，五十五、六岁，是某机械厂的党委书记。

在何凡的身后，远远的跟着护士，她手提拐杖，紧张而激动地注视着何凡。突然，何凡跌倒在地，护士急忙跑去搀扶。但是，却被何凡坚决的推开了。他双手按地，毅然地站了起来。

护士把拐杖递过去。

何凡摆了摆手：“我说过几次了，拐杖不仅要丢掉，还要把它忘掉。”

歌声中，医院的大楼门前。

一辆红旗牌小汽车，停在一辆北京牌小汽车旁。一位老军人从汽车里出来，走进了大楼。他是省委书记、军区第一

政委徐健，六十多岁的年纪，身体微胖，军帽下露出了白发。他登上楼梯走向二楼。

二楼，何凡住的病房里，二十四岁的徐学松正倚在窗前，聚精会神地在本上画速写，他用炭精铅笔勾画着何凡练步的形象，听见脚步声，他扭回头来，叫了一声：“爸爸。”

徐健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徐学松：“我要送何叔叔去中医院针灸。”

徐健：“何凡呢？”

徐学松指了指窗外。

徐健望向窗外，吃惊地“噢”了一声。

窗外，花间草坪里，何凡仍在顽强地练习着走路，一步，一步，一步！他走到了一张长靠背椅前。

护士急跟上来：“该坐下歇歇了。”

何凡：“今天总应当比昨天有进步，再坚持十分钟。”他绕过长椅，向前走去。护士提着拐杖跟着。

窗里。徐健收回了目光，沉思地转过头来。

徐学松把画本递了过去：“毛主席逝世以后，他每天坚持着锻炼，终于能走路了。”

徐健把本子递了回去：“不仅要画他，更要学他。”

徐学松：“是，爸爸。”

徐健：“那么，不想开汽车的思想……”

徐学松打断道：“不，爸爸，画画、开车都要学。”他双手捧起了一双正在打的布草鞋：“首先要学何叔叔，当一个长征路上的战士！”

徐健接过草鞋：“这就对了。何凡打的？”

徐学松点头。

徐健拿着草鞋，背着手，沉思地走下楼去。

徐健疾步走向草坪。

何凡惊喜地望着走来的徐健，立正站住，把手举到额前：

“老政委，工兵连排长何凡向你报告……”

徐健是一位善思索，感情不外露的人。他拉住了何凡的手，低头望着何凡的腿：“腿……能走路了？……”

何凡仍然笑嘻嘻地：“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，追击敌人多少年的腿，报废了岂不可惜。政委，你怎么跑来了？工作那样忙……”

徐健把何凡拉到长椅上坐下：“我去北京，上飞机前来看看你。”何凡心里一抖：“去北京，有急事？”

徐健仍继续着自己的思索，望着手里的草鞋：“这草鞋，是为你的腿能重新走路准备的？”

何凡：“对。这打草鞋的手艺，还是你在太行山上教的呢。”

徐健沉思地：“好。应当有这个准备，要继续长征呀……”

何凡理解地说：“是的，我们共产党人，本来就在阶级斗争的长征路上……”

徐健站了起来，深思地望着何凡：“同志，现在，可是长征路上的一段崭新里程呀……”

何凡扶着椅背也站了起来：“怎么，有了新的情况？”

徐健用火热的目光望着何凡，没有说话。

这时候，传来了广播车的高音喇叭声：“造反派的战友们，告诉你们一个特大喜讯，江青首长为我们说话了，说徐健这个人不好，是还乡团……”声音由低变高，又由高变低，

广播车开远了。

徐健无事人一样点火吸烟。

何凡气愤地：“太不象话了。”

徐健：“这还算好的。你进城看看，更热闹。”他冷笑了一声：“不过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在乱中生存，在乱中夺权，这是林彪的老手法。”

何凡：“我还是担心，我们的毛主席……不在了，我们的党，我们的国家，正处在严重的关头……”

徐健深思地点头，打断道：“是呀，要想到这一点。你知道，在苏联的历史上，在列宁病重不能视事的时候，那里发生过什么事……”

何凡回忆着说：“一个是四十六人声明书，一个是托洛茨基的公开信。”

徐健：“对。托洛茨基在信中不惜用阿谀的言词拉拢、欺骗青年人。而且用最卑鄙的词汇咒骂老布尔什维克……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打倒列宁，篡党夺权。”

何凡：“政委，我真担心，那样的情况正在中国重演。”突然，远处传来了机关枪的射击声。

徐健倾听：“你们这个兵工厂，又在制造机关枪？”

何凡：“听说，在试验机关枪零件，来了一个紧急任务。”

徐健：“噢？……”他看了一下手表：“时间到了，我该上飞机了。到北京，有什么事要办？”

何凡摇了摇头：“去北京开会？”

徐健：“不。有些怪事，需要向中央、向华总理汇报请示。”他握住何凡的手：“刚才，我去你家，王华的情绪不好呀，还不到五十岁，就想退休……”

何凡：“文化部用大帽子压人，要大家按照他们的民主

派——走资派——复辟派的公式写剧本，她不干。”

徐健：“好！但不应该消沉嘛。要帮助她振作起来……”

何凡紧握徐健的手，激动地点着头。

歌声又现。

何凡又迈开双脚，艰难而顽强地走着。

二

机器轰鸣的车间里，挂着横幅：“化悲痛为力量，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！”工人们都在紧张地劳动，他们的面孔是严肃的，一双双深沉的眼睛，注视着飞驰的车件；有力的手，稳重的把握着车刀的轮柄。

车间的通道上走着两个人。一个是三十岁的高珊，她是厂党常委，厂革委副主任。显然，她正在参加劳动，着一身工作服，手里拿着手套。另一个也是女的，名叫张琳，三十多岁，着一身毛的确凉衣服，颜色并不鲜艳，但文雅大方，背一个皮包，嘴角挂一缕猜不透的笑影。她走着，看着工人们做活路，似颇感动的样子，对高珊说：“看看工人怎样把悲痛化为力量，真受教育。”

高珊：“以前，有些工人受错误思潮的影响，迟到早退是常事。自从华总理号召化悲痛为力量以后……”

张琳打断道：“什么错误思潮？”

高珊：“他们说不为错误路线生产。现在可好了。”

张琳笑了笑：“咱们是向资反路线冲杀的战友了，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？”她见高珊点头，又说：“你对毛主席的‘临终嘱咐’‘按既定方针办’是怎样理解的？”

高珊：“这些天，光忙生产了，我还没有来得及细想。”

张琳：“造反派，可要关心路线问题呀。”她们走出了

车间：“根据工人的干劲，你看，这个紧急任务可以提前完成吗？”

高珊：“至少可以提前两天。”

张琳：“那就太好了，我一定报导一下。”

高珊皱了皱眉宇：“不过，也可能根本完不成。”

张琳暗惊：“为什么？”

高珊指了指厂的大门方向：“你看嘛。”

画外又传来高音喇叭声。

张琳也皱起了眉宇。

三

工厂大门口。门外，停着一辆广播车，高音喇叭在吼叫。

门里集着一群人，麻脸李久正在喊话：“欢迎造反派的战友们，到我厂促革命！”他把手举在头上鼓着掌，但跟着他拍手的没有几个人。

广播车里又播出了声音：“战友们，我们要发扬造反派的反潮流精神，不给错误路线生产，和大小还乡团斗争到底！”

李久又喊道：“决不允许走资派以生产压革命！”

一辆上海牌小汽车鸣着喇叭开来，停在了李久身边，车门打开了，伸出了张琳的脸：“李久！”

李久忙走近车门，见是张琳，惊喜地向人群喊道：“欢迎张特派员给我们作指示！欢迎……”一只手猛然把李久拉住了，那是张琳的手，她低声而又严厉地：“你胡说些什么！”李久被拉进了汽车。汽车出了大门，在不远处停下了。

李久一直望着张琳那可怕的脸色：“三小姐……”

张琳凶狠地望着李久，从牙缝里挤出了声音：“什……么！”

李久：“是……张特派员……”

张琳的脸松弛了下来：“我既不是三小姐，也不是特派员，要记住，我此刻是新闻记者。”

李久不懂地望着张琳：“你是名正言顺的中央首长的特派员嘛……”

张琳严厉地：“我是记者！”

李久：“是，记者。”

张琳：“你知不知道你们厂接受了紧急任务？！”她见李久点头，又说：“因此，我要这个厂绝对的安静。”

李久：“那……马冲书记指示的，要大乱呀，再说，我原来是厂革委副主任，清队时把我清掉了，应当给我落实政策。”

张琳：“当官，入党？”

李久：“这是关键的关键，不把权拿到手，还有蹲大牢的可能，要求你也帮我压一压厂党委。”

张琳冷笑一声：“鼠目寸光。中央的大权夺不到手，就是你的小权到了手，也要和你的脑袋一起丢掉！”

李久：“那……”

张琳：“马上把你的人撤了，把广播车赶走。”

李久：“我作不了主，马书记叫干的，他要全省大乱。”

张琳咬了咬牙：“但就是这个厂不能乱，绝对不能乱！”她把李久推下车。她自己开车走了。

四

某市市委工业书记马冲的家里。

四十岁的马冲，梳着大背头，颇象舞台上的浩亮。他手里拿着一支香烟，慢慢踱着方步，装成思索问题的样子。

三十六、七岁的唐虎，长得又细又高。他是某市民兵指挥部的副指挥长，抬眼望着马冲：“马书记，徐健确实坐飞机走了。”

马冲：“我是问他飞到什么地方去了，好向首长报告。”

唐虎：“好，我立即去查。不过，我看他是吓跑了……”

马冲打断道：“你懂得个屁。徐健要是个熊包，倒好对付了。”他坐在了沙发上：“不过，他走了也好，咱们乘机在全省掀起一个批徐的高潮。你马上通知联络站，叫他们组织人把省委紧紧困住，要那些书记们一个个给我转弯子！”他放低了声音说：“然后，咱们在西山市开刀，打它个措手不及。那个曹小五回去了吗？”

唐虎：“没有。要找他？”

马冲：“他应当马上回去，乘机把西山市的民兵指挥权夺过来。”

唐虎：“这个市的民兵指挥权还没有全夺到手，先在这里下手不好吗？”

马冲摇头：“在军区的眼皮底下，先不要慌嘛。”他见唐虎要走，忙站起来：“你那个名单，什么时候可以搞出来？”

唐虎：“半个月。”

马冲：“不行，你应当理解时间的紧迫性。”

唐虎：“全省这么多市、地、县，而且究竟哪些人该用、该杀、该抓，意见还不一致。”

马冲打断道：“三天内把这个市的名单给我。”他扳燃打火机点着了烟：“要组织人马，不能单干。”猛听见门响，忙把话停下了。

张琳推门走了进来，警惕地望了一眼唐虎。

马冲忙站起来介绍：“这是我们未来的省公安局长……”

张琳笑了：“省委第一书记还没有到手，就准备班子了？”

马冲：“上面叫准备的呀。这几天我正忙班子的事，省委、市委、地委、县委，工作量太大……”

张琳不满意的：“地方上的事我不想听。”

马冲：“对嘛，你们想的是中央一级的。噢，你是王副主席的特派员。”

张琳忙打断道：“不，我是新闻记者。”

马冲：“我把你的安全交给了他，无需保密了。”

张琳淡淡一笑，坐在沙发上，望着地毯、沙发、书橱（空的）、红木写字台等高级家俱：“你选的窝，不错呀。”

马冲：“我并不满意，我选中的那套房子，比这还高级。”

张琳：“有咖啡吗？真累呀。”

马冲：“对不起，那种洋玩意儿，我还没有学会。”

张琳咯咯的笑了：“我可离不开它，半个月没有喝了，真想呀。”

唐虎：“我去给你找。”他走了出去。

张琳又笑了：“谢谢。”她把脸转向马冲：“你今天并非往日，应当学会文明的生活。”

马冲凑近了张琳：“向女人献殷勤？”

张琳的脸一下子变严肃了。

马冲收回了笑脸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相片递过去：“认识吗？”

照片上是十岁的张琳坐在一个老资本家的怀里。

张琳伸手接照片，马冲躲开了。

张琳：“是的，我认识，那是我十岁的时候和家父照的。哪里来的？”她见马冲不回答：“李久给你的？”

马冲：“他原来是你家父的保镖？”

张琳：“是的，那又怎么样？”

马冲威胁道：“听说你家父搞反革命活动被镇压了？”

张琳猛地站了起来：“这一切，我并没有向首长隐瞒。你知道我现在的身份。”

马冲嘿嘿地笑了：“你不要怕嘛，我们不计较这些。”他讨好地扳燃打火机把照片烧了。

张琳也缓和下来：“不烧我也不怕。不过，这是什么时候？能闹个人问题吗？”

马冲也站了起来：“现在呀，是天黑杀人夜，风大放火天！该乘乱干一番大事业！”

张琳进攻道：“可是，你却忘了，你这个小办事员，谁叫你当上市委书记的？”

马冲半天回不过神来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张琳：“首长又为啥点徐健的名？还不是为你夺省委的权开路！”

马冲着急了：“究竟发生了啥事？”

张琳仍提自己的问题：“你是怎样对待首长交下的任务呢？”

马冲松弛了下来：“噢，这件事呀，我是全心全意呀。”他见张瞪着眼望着自己，又说：“为了完成你的紧急任务，我是选了最好条件的厂：一，最难对付的何凡住院不在厂；二，主持工作的赵纯是被咱们制服的软蛋；三，管生产的副主任高珊是造反派……”

张琳猛地站起来：“可是，你却又偏偏指使人捣乱！”

马冲慌了：“我？……”

张琳：“你为什么叫李久闹事？又为什么派去广播车？为了那批机枪部件，我需要那个厂绝对的安静。”

马冲把张琳扶坐在沙发上：“不要生气嘛，小事一桩，我叫李久安静下来，叫广播车撤走就是了。”

张琳：“你更应当在别的厂大闹特闹，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开。”

马冲：“嘿嘿，你放心好了，两天之内，我要在西山市大干它一场！”

张琳笑了：“这就对了。要知道，咱们没有抓到军队，生产机枪部件，武装民兵，是关系全局的大事。”她站起来：“我走了，你还应当通知李久，叫他听我指挥。”

马冲：“是。你再坐一坐嘛。”

张琳：“王副主席亲自交的任务，我怕完不成。”她向门口走去。

马冲：“要不要我派人协助？”

张琳：“多一个人，就多一分泄密的危险，需要人时，我会找你的。”

马冲还想留她：“咖啡不喝啦？”

张琳甜甜地笑了：“好好的学习吧，我会来喝的。”她走了。

马冲呆呆的望着屋门。

五

何凡穿着草鞋的双脚，在楼梯上攀登，一级级向上攀登。

楼上房间里，何凡的妻子王华正坐在桌旁包饺子。她四十五、六岁，是某剧院的专业编剧，穿着朴素大方。但从风度上，仍使人感觉到她是一个文艺工作者。她听到屋门声，抬起了头，吃惊地站了起来，丢掉筷子，急忙迎了上去：

“你……怎么跑回来了？”